

晚明小品文庫

第二輯



# 袁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脩，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爲武弁，自斬黃徒荆，屯<sub>西</sub>邑之<sub>張</sub>里，至會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盜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衛盜賊，不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夥，後賊盜報讎者數百人突至，公逐之于雙田，盡殲之。水爲之赤子尤溪公，以其先行，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糴直擇其贋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母粟二千石，金千兩，以饑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予大人七澤公生，有老奴竊嘆曰：活寶出矣！後娶方伯公女，實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降生之夜，祖母于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瑤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卽肖其語，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耽賞，文酒之會，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

坐之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種藥不問世事癸未大人強之赴試行自黃河而返至荆門舍于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纏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推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牀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妻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大人謂之曰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耳先生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圃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良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竑首制科醫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間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啓公公乃遍閱大慧中峯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復譚長生事矣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于張子

龍與大慧論物格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卽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云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旣報命旋卽乞歸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予入太學乃子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尚寶士藻劉尚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譚妙悟之學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托宿益泯解爲修同學者較枉之過至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施設決不可相濫于時益悟陽明先生不肯逕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立中外每有煩言先生聞之私泣于室體經病後遂不堪勞自丁酉充東宮講官鷄鳴而入寒暑不輟庚子秋偶有微恙強起入直風色甚厲歸而病始甚明日復力疾入講竟以備極而平先生爲人廉甚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于有司讀書中祕貧甚時鄉人有主

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期爲汲引、竟不發函、急還其人、時予偶見問何令先生祕之、竟不知爲何如人也。生平却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卒于官棺木、皆門生斂金成之。檢囊中僅得數金、及妻孥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使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興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官省交游、簡酬應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内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若干卷。先生得年僅四十一、有兩子一女、皆先後卒、竟無子。以予子祈年爲嗣、蓋壽不如樂天、而無子則似之矣。傷哉。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死、黃公哭之甚慟。及葬、黃公請告、道登壠哭之、爲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于學宮、卒如其素志云。

中道曰：先生平粹纈密、而遇事燭照。萬曆丁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嘆曰：

石尙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禍在是矣。已而皆然。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惜哉！先生書法逾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嚼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嘆。



# 袁伯修小品目次

論文上

論文下

西山五記

戒壇山二記

上方山四記

小西天二記

顯靈宮西閣

顯靈宮柏

極樂寺紀遊

三忠祠紀遊

龜壽亭母舅

李卓吾（二通）

陶編修石賓（二通）

大人書

答江長洲綠蘿

黃慎軒

答蕭贊善玄圃

寄三弟

答陶石賓

袁伯修小品目次終

# 袁伯修小品

##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諱。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譙。稱跳曰蹠。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畫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擣擣古文。奄爲己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又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算

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貴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敍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殼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論文下

爇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

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醸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莫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揚儉慈之理。農家則敍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

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數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免起鬱落猶恐或逸况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 遊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峯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褰帷一望葱青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巒岩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愈君繼至愈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磬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元缺上刻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趺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磬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鑿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 遊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疎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茅屋石坦蕭然村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爲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苦宮室蔽衝不堪遠聽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湧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爲柏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颶颶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徹肌殿前磬石爲池金鷗萬頃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唼咂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臥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質質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玄門所寶爲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頌之

### 遊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霏卽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柏交羅密蔭獨異他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

西山蘭若碧雲香山相昆季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拔余笑語同游若得碧雲爲臥室  
山爲酒樓豈羨化樂天宮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俞君李君王君穿磴  
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尚插雲霄少憩予賈勇復登俞君從  
石屑確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垣外人尺  
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外北向層層峯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玦疑  
是桑乾河俞君謂此游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岩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  
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  
捷若猿猱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游客從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  
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蹕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鵠夷之腹無餘瀝矣下飲來青軒  
前兩腋皆巒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杭稻千頃皆在目中

### 遊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雙泉流匯于澗湛湛澄人心胸至華嚴寺

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咏甚多，韓清不可讀。又有石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巉，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 遊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龜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鋤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棋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頽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闢寺後，屏蹕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嘆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龜山也，不覺失笑。

###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間，閣後

有軒度岩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甃石爲之壇周迴皆刻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月寫虹影幾無隙地最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游人持杯行其上如履平地時王則之黃昭素顧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了中看月從下觀者聞咳嗽聲皆疑鸞鶴之宿樹杪矣

###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勝龐涓洞尤爲諸洞第一余旣登山頂峯如聚壤水如曳繩頸見右腋峯腰間朱檻掩映度有異景遂棄諸公答度數十問至一逕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余余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鑿僧也予指檻所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爲龐涓洞余入洞禮佛畢僂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前引洞中巖淨窟敞兩壁石乳滴瀝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投以瓦礫宛轉鏘鏘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縛一大置井中驗之果從渾河中出余再探諸洞俱弇淺遂返方丈侈談所見驕諸公王則之強言不須游余笑曰至戒壇不見龐涓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別洞中多鵝管石可入攀余以語